

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历史源头距今能有几千年之久了。很早很早以前的思想家就注意到了美和艺术的现象，力图把它们作为整个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揭示出它们的本质和规律。这些思想家把人类审美的和艺术实践的经验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这就逐渐地构成了美学理论的雏形。

丁
枫◎著

红 枫 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弘農集

丁
楓◎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叶集/丁枫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 - 7 - 80702 - 569 - 6

I. 红... II. 丁... III. 美学—文集 IV. B8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7014 号

	Hongye Ji
书 名	红 叶 集
著 者	丁 枫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李岩冰 徐 研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 jlws. com. cn
印 刷	长春市永昌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32 开
印 张	16. 875
字 数	500 千
印 数	1 - 1 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 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02 - 569 - 6

序

《红叶集》作为书名很直白，是从作者的一个“枫”字敷衍下来的。“枫”，是作者的名字，取其“落叶乔木，叶经霜变红色”的解释，特别是它的“经霜”和“红色”的寓意。

大凡从那个动荡、狂热年代过来的人，都能看出，这样的寓意，的确带着无法磨灭的时代烙印。但如今，时过境迁了，“枫”的这个涵义，我却仍然觉得它好。好在枫的叶子不仅经霜之后可以透出素红，在宛如春日的晴秋，它像花，像火；而且，即使迎着萧瑟的秋风，它也仍有一种飒爽、飘逸的神韵。不管在什么时候，作为一种意象，它总能给人以欣慰和鼓舞。因此，我喜欢这种“落叶乔木”，特别是它那些经霜的叶子。于是就取了《红叶集》这个名字。

这本文集，比较集中地写于上个世纪“文革”之后，直到我从科研岗位上退下来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像是一拨“末班车”，磕磕绊绊地，总还算赶上了。有时也想，如果没有“文革”动乱的十年，耗去了那么多金子一样的年华（“文革”全面发动的时候，我还差一个月研究生毕业），那么，这本集子也许会更充实些，会有比现在更多、更像样的文字吧。其实，也未必。如果那个十年，仍延续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总禁锢着意识形态，那恐怕也还是不行。何况，我又不是一个勤于笔耕的人。

写得不多，也写得不好。但这些文字毕竟见证了我跟美学的一段“缘分”；它也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视角，隐约见到我国当代美学，在新世纪之初匆匆走过的身影。为此，我总想把它们集结起来，编成一本集子，留作一个纪念。这是我多年的夙愿。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美学大论战的确烟还未散尽，北大已开始在全国高校率先筹备开设美学课程了。为此，朱光潜先生



也从西语系调到哲学系来。杨辛老师负责新建立起来的美学教研室工作。1961年,我在北大哲学系读大三,系里开始讲授美学。当时,开了《美学原理》(必修课)和《西方美学史专题》(选修课)。《原理》是杨辛老师、甘霖老师授课。《西方美学史专题》则由朱先生亲自来讲。后来,宗白华先生还讲过《中国美学史专题》。

美学课程,对于哲学系在抽象思辨的迷雾中,苦练“内功”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缕清风、一抹朝霞。它既新鲜又富于诱惑。美学,加上有学子的“青春做伴”,它的魅力就越发显得势不可当。北大的美学课程有一个好的传统,始终注重结合艺术的审美实际。记得第一次美学鉴赏课,是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在哲学楼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气氛活跃得很。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次丰盛的艺术“大餐”。那么多艺术史上的精品,真的令人荡气回肠。它使我惊喜地发现,当“抽象”一旦捕捉到“具体”,思辨的触角一经闯入异彩纷呈的艺术殿堂,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与欢乐,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我和美学的“缘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963年,我在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同年,考取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研究生。那年,朱先生只收了一个学生就是我。“文革”前,朱先生在哲学系先后带了三名美学研究生,我是中间的一个。研究生的学习,使我有机会系统地攻读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美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美学史上的许多名著。这使我受益终生。详细情形,在悼念朱老逝世的文稿里有过记述,不重复了。

的确,那是一段难忘的、美好的时光。至今还记得我们几个研究生,一起去天桥剧场观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去中央美术学院艺术陈列室参观。中午,一起到东安市场北门外的一个饭庄去吃“阳春面”……这些都恍如昨天。这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我还去过北京市文工团,随着乌兰牧骑式的小分队,到燕山山区去巡回演出,去深入领会毛泽东文艺思想。返回北大不久,那场严酷、剧烈、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就爆发了。

“文革”的十年,是改变命运的十年。原来拟将我们这届研究生留校任教的计划取消了。一切都打乱了。大学要不要办尚未可知,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教学、师资之类的事情。1968年我离开北

大。那时，朱老已关进“牛棚”。杨辛老师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我回到长春，进了“五七”农场，又去农村“插队落户”。在那个年代，能让我稍微感到慰藉，但也时常让我难过的，是跟着我一起“上山下乡”的那些书籍。像朱先生赠我的《西方美学史》、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像用研究生书籍补助费购得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文心雕龙校释》、《中国建筑简史》、《基本乐理》等等，都分别装在几个书箱里，也随着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反修防修”、“准备打仗”。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日子里，它们就堆放在农民那间漏雨透风的小棚子里。如今那些发黄书页上曾经洇湿的水痕，就是那段岁月的见证，也是更形象的“时代烙印”吧。

后来，总算又回城了，但仍无法“归队”。眼望着“田园将芜”，心里的落寞与无奈，也只有我的那些书籍知道。在机关忙碌了一天回来，晚上当孩子和他妈妈睡了之后，我这才开始一天之中属于我自己的一段时空，就是台灯下的那个光环里的小天地。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可以和书籍像老朋友一样，又去造访古往今来的智者，以至于流连忘返。再后来，就病倒了。肺结核，竟出现了空洞。住了十个半月的医院，险些切除一片肺叶。记得入院的当天，接到在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老同学寄来的《欧洲哲学史（征求意见稿）》，那么厚厚一大袋的清样，和我一起躺在病床上。当时，好像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还好，那个动乱的十年终于熬过去了！“文革”终于结束了！人们用美酒、鞭炮去欢庆那个“胜利的十月”。像迎接春天一样的心情，的确无比振奋。我看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它真的没有辜负人们的憧憬和期待。对于我来说，也正是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才可以静下心来干点正事。

1978年，“归队”了，到吉林大学哲学系任教，给七六级的学生讲授《美学原理》课程。本文集开篇的《美学浅谈》就是在当时讲稿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整理成的。1980年6月，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那是全国美学界一次空前的盛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美学界老中青济济一堂，那情景，那心

境，那干劲，至今想起来，都令人心潮起伏。

后来，全国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美学课程，陆续培养了不少研究生。美学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了。做个鲜明的比较吧，1980年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参加者不过几十人，在昆明军区那座幽静、别致的招待所里坐而论道。而八年之后，在北京昌平“爱智山庄”开第三届美学会议时，偌大的一个山庄，竟显得那么狭小、局促。报到的那天傍晚，与会的教授们又额外地带来了那么多研究生。人们几乎都挤在院落的甬道上、走廊里。最后，只能连夜把一部分人转移到几十里外的小汤山疗养院。作为一个缩影，可以想见全国的美学队伍，该有多么“壮观”了。

有幸能和这支队伍一路走过来，就教了那么多师长，结识了那么多朋友；一起游历了云南的石林，厦门的鼓浪屿，黄山的奇峰、云海……每一次相逢都有坦率而愉快的切磋、探讨。本文集中的一些论文，就曾在这样的学术年会上做过交流。

转眼到了1998年，即北大百年校庆的那年，我从科研岗位上退下来了。同年，又执意地辞去了全国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和吉林省美学学会会长的兼职，一身轻松地做了一个阶段性的了结。从1978年“归队”，到1998年退休，前后正好二十年。这个选本，也正是这段时间里有关美学方面部分文字的集结。

其实，做个“阶段性的了结”并不困难；难的是要把前面谈到的夙愿变成现实，又谈何容易！这本文集最终得以付梓，首先要感谢吕钦文先生一贯的支持和勉励，感谢他真诚、宽厚的仁者之风。还要感谢的是吉林文史出版社，特别是徐潜先生，感谢他们对于文化建设的高瞻远瞩，以及为此所做出的慷慨贡献。没有以上诸君的鼎力相助，这本文集的问世是不可能的。这并非言过其实。

是为序。

2007年7月10日

目 录

第一编 美的洗礼

美学浅谈 3

一、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

——代序言 3

二、“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6

三、“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艺术及其本质特征 9

四、“美是难的”

——唯心主义对美的几种看法 13



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门槛外

——旧唯物主义对美的看法 18

六、“劳动创造了美”

——对美的本质的初步探讨 21

七、从《祝酒歌》谈起

——美与真、善的关系 27

八、黑晶石的箭镞

——美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 32

九、“目之于色，有同美焉”

——谈谈共同美 35

十、“深蓝”、“金黄”、“碧绿”与“银色的项圈”

——现实美与艺术美 39

十一、震撼心灵的大潮

——崇高与滑稽 悲剧与喜剧 43

十二、“杭育杭育”之歌

——审美意识与艺术的起源 47

十三、“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谈谈美感特征 51

十四、“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再谈美感特征 54

十五、“浮想联翩”，“欣然命笔”

——谈谈形象思维 58

十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艺术欣赏的性质 65

十七、“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艺术欣赏的特点 70

附：第3版后记 78

高尔泰美学思想研究 79

开篇话 79

一、“美”的洗礼 80

(一)“无限行程望欲迷” 80

(二)“神奇的欢歌” 83

(三)“美是一种感受” 85

(四)风炎土灼的夏天 90

二、“人”的求索 94

(一)“徘徊千壁向丹青” 94

(二)“美学就是人学” 98

(三)费尔巴哈的影子 103

(四)“人化”的解释 107

(五)善·价值 112

(六)“美是自由的象征” 117

(七)超越与“倏忽即逝的微光” 123

三、“一”的光辉 129

(一)从“同构相应”谈起 130

(二)变化·差异·多样性 136

(三)积淀的扬弃 140

(四)感性动力 144

(五)理性结构 151

(六)新方法与新概念 156

四、浪漫的未来 164

(一)不断地追求 166



(二) 浪漫精神	173
(三) “忧患意识”	180
(四) 希望在我们这里	187
附:后记	195

西方审美观源流(节选)	200
-------------------	-----

引论	200
一、古希腊时期审美观	212
(一) 早期诸流派	216
(二) 公元前 5 世纪后半叶诸流派	234
(三) 柏拉图	256
(四) 亚里士多德	275
二、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时期审美观	300
(一) 伊壁鸠鲁学派	302
(二) 琉善、斐罗斯屈拉特、朗吉弩斯 等	310
(三) 普洛丁	322

第二编 实践与超越

艺术直接诉诸审美情感	335
------------------	-----



美的本质与情感的凝定	346
美与实践的亲 and 性	357
物我交融与超越感	371
马克思实践观的现代内涵及其审美阐释	380
美育的特点与美育的实施	392
朱光潜美学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408
长歌当哭 春晖恋恋	
——纪念朱光潜先生逝世一周年	420



第三编 审美的一瞥

龙·曲线·空间	431
美学的正负取向	433
尽美矣又尽善也	436
“宇宙的人情化”	439
“万物静观皆自得”	443
诗与景的相得益彰	446
心境	448
崇高感的消解	
——审美现象一瞥	450
寻章偶记(一)	
——散文中的审美体验	455



寻章偶记(二)

——散文中的审美体验 461

人:仰之弥高

——读《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札记 467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美学论著《气化谐和》读后 475

花季的巡礼

——传媒中少年审美观现状的考察 478

一、像春花一样烂漫 478

二、“我们更注重情感上的满足” 486

三、异彩纷呈 潮起潮落 491

四、浮华的追求 498

五、无奈与憧憬 506

六、在达摩克利斯剑下 511

七、匮乏与富有 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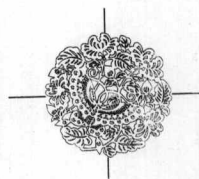
后记 525

第一编

美的洗礼



DIYI BIAN





美学浅谈^①



一、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 ——代序言

朋友：

读了你的来信，心情很不平静。美学，的确正经历着一次新的解放。你和你周围的年轻同志对美学的兴趣，可以说是美学复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它反映出美学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这是一个多么可喜的现象啊！

高尔基讲得好：“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是这样啊，看看我们新生活的建设者，他们挥汗如雨地工作，不正是为了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美的未来吗？美啊，它无时无刻不在激荡着亿万人的心灵。美需要人们认真来研究。美学是应当普及的。

我可以写点有关美学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介绍给你和你的朋友们。不过，未必能够写好。姑且作为“他山之石”吧，看看能否在你那思想之剑上撞击出一点点火花？倘能有这样的瞬间，那也就很不错了。

^① 《美学浅谈》，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获全国首届（1979—1983）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一等奖。



*

*

*

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历史源头距今能有几千年之久了。很早很早以前的思想家就注意到了美和艺术的现象,力图把它们作为整个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揭示出它们的本质和规律。这些思想家把人类审美的和艺术实践的经验提到了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这就逐渐地构成了美学理论的雏形。

早在我国的春秋时代,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约公元前580—公元前500)有一部著述叫做《道德经》。那里面不仅出现了“美”的范畴,而且讲到了美与丑这两个对立面的辩证性质。比如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就是说,天下的人都知道怎样才算美,这就有了丑了;都知道怎样才算善,这就有了恶了。美与丑,善与恶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是相互转化的。当时能有这样的看法,真是难能可贵呀!

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有一篇叫《大希庇阿斯篇》的对话,写得很有趣,收在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里,你不妨读一读。在那篇对话里,你能够了解到当时关于“美”的各种看法。比如讲美是恰当的,美是有用的,美是有益的,也有的认为美是由视觉和听觉所产生的快感,等等。当然,这些看法柏拉图都不同意。在他看来,美是超现实,超感性的,是最高永恒的“理式”,即一种哲学化了的“上帝”。他认为,对这永恒“理式”的“凝神观照”所产生的“无限欣喜”,就是最高的美感。柏拉图是古代客观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他。

比柏拉图略晚一点,在我国战国时期,有一位思想家叫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他曾比较早地给美下过定义。在他那里,我们还可以见到真、善、美相统一的思想萌芽。

值得提到的还有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他有一部《诗学》是很有名的,那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艺术实践所做的最杰出的概括和总结。俄国的